



詩書古傳

詩

自六至十九

服部文庫

117

162

8





117  
162  
8



詩書古傳卷第十八

日本信陽太宰純輯

詩

大雅文王不吹厥鼎文王不憂其難

其何思齊其何思齊其何思齊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

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

而後動左氏傳僖公十九年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讜也。蘧蒢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矂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缺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妣。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

二虢。度於閔天。而謀于南宮。誅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國語晉語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云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家語

詳見幽之七月。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云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子詳見小雅巧言。



淮南子曰。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馬。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繆稱訓

皇矣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完乎。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

利也。左氏傳僖公九年

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云又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氏傳詳見小雅巧

言。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

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



之謂矣。

左氏傳文公四年

北宮文子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

左氏傳詳見邶之柏舟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



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

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禮記樂記



禮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中庸篇

墨子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為所從事。曰。從事兼  
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  
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  
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  
聚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

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  
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  
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  
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  
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知而已。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  
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為所從事。曰。從事別  
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



言言古傳 卷第八 六  
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天志

中篇純按大明當作太誓。

又曰。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之黑。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



之則也。

天志下篇純按書當作詩。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篇荀子曰。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脩身篇韓詩外傳曰。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



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第五卷

又曰。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

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第十卷

文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新書詳見文王。文當作又。

淮南子曰。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



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汜論訓

又曰。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詮言訓 太王太伯王季春秋繁露曰。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

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楚莊王篇 又曰。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煖燠孰多篇 漢書。匡衡張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土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



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郊祀志

谷永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藉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衆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逝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



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踴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漢書谷永傳

班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

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漢書敘傳

靈臺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左氏傳昭公九年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云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國語楚語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孟子梁惠王上篇

新書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禮篇

又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麇裹而志。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君道篇純按而志之志當作至聲之誤也



鹽鐵論文學曰。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未通篇

子曰。禹立三年。云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禮記詳見

小雅節南山

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

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

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弟子行篇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

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詳見小雅北山

荀子曰。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

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

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信而不處謙。

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



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  
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  
而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  
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  
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  
也。仲尼

韓詩外傳曰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  
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  
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  
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

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  
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第五卷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  
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  
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  
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  
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  
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第五卷

淮南子曰：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繆稱訓

文王有聲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左氏傳詳見召南采芣

禮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

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

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

此之謂稱也。

禮器篇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禮記祭義篇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禮記坊記篇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



王烝哉。數世之仁也。禮記詳見邶之谷風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鬼神章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必有長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亡所不暨。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亡思不服。孝經而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

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儆。孟僖子可則儆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家語正論解篇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晏子春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人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上篇  
荀子曰。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  
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  
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  
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  
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儒效篇

荀子曰。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  
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  
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  
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  
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  
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  
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  
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王霸篇



荀子曰。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謂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議兵篇

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韓詩外傳詳見小雅楚茨

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韓詩外傳詳見小雅頌弁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韓詩外傳詳見周南關雎

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

風也。春秋繁露詳見皇矣

鹽鐵論。大夫曰。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復古篇

鹽鐵論。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

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

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

謂也。繇役篇

說苑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

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

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

詩書古傳



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脩文篇

佐一本作史

陳嬰母者。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佐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十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初。嬰謝不能。後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謂嬰母知

一本此則在賢明傳

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遠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列女傳仁智傳

詩書古傳卷第十八 終







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蕓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吳越

春秋吳太伯傳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問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孔叢子執節篇。子順。孔子七世孫。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邵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



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忤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史記周本紀

未聞行葦

雅有行葦洞酌

左氏傳詳見召南采芣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之。其妻

請見。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為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之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列女傳 辯通傳

谷永生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漢書文 三王傳

既醉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左氏

傳隱公元年

賓媚人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左氏傳詳見小雅信南山

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杜預曰

既醉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

北宮文子曰：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左氏傳詳見邶之柏舟

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

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云單子儉敬讓咨，以

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

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

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

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

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

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

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



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國語周語下。又詳見周頌昊天有成命。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禮記坊記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

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同上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

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禮記緇衣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云孔子曰。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云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家語詳見幽之七月。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晏子春秋詳見小雅賓之初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告子上篇



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子道篇

說苑曰。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脩文篇

啓母者。塗山氏之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緬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故惟荒度土功。時八年於外。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



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假樂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云公賦嘉樂。左氏傳詳見小雅菁菁者莪。杜

預曰。嘉樂。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成公二年冬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左氏傳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左氏傳詳見鄭之緇衣。杜預曰。嘉樂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葬蔡平公。蔡犬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氏傳哀公五年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禮記中庸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祿一本  
作線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上篇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詩書古傳

卷第十九

一八



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韓詩外傳第五卷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韓詩外傳第六卷淮南子曰：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

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諡言訓

春秋繁露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



也。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楚莊王篇

又曰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

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郊語篇純按問為之作所

又曰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郊祭篇



說苑曰。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脩文篇

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列女傳詳見小雅隰桑

漢書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駢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

怒傷人。男女淫泆。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



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刑法

志。豈字可疑。

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裡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

祀一本作祠

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土甘泉。先歐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祀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



郊郊祀志

董仲舒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漢書董仲舒傳

漢公侯卿大夫僉曰。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漢書王莽傳

公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云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詳見小雅正月曰。夫民之父母

洞酌

雅有行葦洞酌。左氏傳詳見召南采芣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間州通之帥。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暉，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賞，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管子輕重丁篇

孔子聞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聞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無服之喪也。

禮記孔子問居篇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禮記

表記篇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教以孝者。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訓民。如此其

大者乎。

孝經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

家語弟子行篇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家語賢君篇



荀子曰。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禮論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

也下脫三  
年事矣哉  
句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呂氏春秋  
不屈篇韓詩外傳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纒三年。為君亦服斬。纒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第六卷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

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韓詩外傳第八卷。純曰。據家語。此文所父事者三人。下。恐當有

足以教孝矣。五字。

韓詩外傳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第八卷言聖王之德也。新書詳見靈臺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徒繫長安。太倉



言言世傳 卷第十 十一  
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記孝文本紀鹽鐵論文學曰。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和親篇荀子曰。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



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顛顛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正名篇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

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韓詩外傳第六卷

韓詩外傳曰。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第八卷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



社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顧。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同上。詳見王之黍離。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說苑奉使篇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鬪死於道者。  
 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  
 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不  
 能決。言之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  
 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  
 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  
 死。王問母何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相問曰。夫  
 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  
 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妾曰。

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  
 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  
 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  
 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  
 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  
 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  
 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列女傳節義傳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  
 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  
 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



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主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其死之不知罪也。若其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知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之。而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之曰。妾聞之。昔者湯之伐夏也。左驂牝驪。右

殺不知之  
知一本作  
辜

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之伐殷也。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覩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無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被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女。娟之父母而娶之。立以為夫人。君子曰。趙津之



女媚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女媚之謂也。列女傳 辯通傳

不郊則命。登輜而去。簡子。賦。不郊。以。為。夫。人。敵。以。再。拜。而。稱。曰。夫。敵。人。之。野。非。敵。類。簡。子。大。對。曰。昔。者。不。嫁。焉。是。豈。以。女。乎。歸。外。人。妾。其。稱。曰。其。辭。如。請。也。其。辭。如。來。耶。台。亦。無。末。辭。不。顯。精。料。吹。各。妾。以。驚。得。期。辭。台。實。以。獻。之。將。其。稱。曰。台。郊。何。台。面。賦。辭。以。辭。台。台。否。冥。冥。高。同。亦。又。何。辭。乎。簡。子。郊。遊。與。鄭。中。鄭。亦。簡。子。郊。遊。亦。鄭。而。登。其。稱。至。於。華。山。之。陽。其。辭。不。嫁。焉。已。歸。矣。詩。書。古。傳。卷。第。十。九。終。



